北征錄（金幼孜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北征錄
作者：金幼孜　明

北征後錄

本作品收錄於《國朝典故》

《北征錄》，亦名《北征前錄》，一卷，明金幼孜撰。幼孜本名善，以字行，新淦人。建文二年進士，授戶科給事中。成祖即位，改翰林檢討。歷官禮部尚書、武英殿大學士。宣德六年卒，謚文靖。明史卷一四七有傳。是錄記永樂八年二月至七月幼孜等從成祖北征事。

永樂八年二月十日，上親征北虜。是日，師出北京， [1] 駕出德勝門，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。兵甲車馬旌旗之盛，耀于川陸。[2]風清日和，埃塵不興，鐃鼓之聲，訇震山谷。晚次清河。

十一日早，發清河。途間雪融泥深，馬行甚滑。晚次沙河，勉仁始至。

十二日，早寒，發沙河。午次龍虎臺。

十三日早，發龍虎臺，度居庸關。關下人馬輳集，僅容駕過。如是者凡數處。晚次永安甸，大風，未幾陰晦，須臾大雪。少頃雪霽，天宇澄淨，雲霞五彩，爛然照耀山谷。西南諸山無雲，巖壑積雪如銀臺、玉闕；東北諸山雲掩其半，露出峰頂，四顧皆奇觀。上立帳殿前，面東北諸山，[3] 命某等西立觀山。上曰：「雪後看山，此景最佳。雖有善畫者，莫能圖其仿佛也。」

十四日早，發永安甸，大風甚寒，且行且獵。幼孜觀騎逐兔，不覺上馬過前，上笑

呼幼孜三人，曰：「到此看山，又是一種奇特也。」蓋諸山雪霽，千巖萬壑，聳列霄漢，瑤瓊璀璨，光輝奪目，真奇觀也。午後，次懷來。

十五日早，發懷來，午次鎮安驛。

十六日早，發鎮安驛，行數里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。問人，曰：「此元時官酒務，[4]每歲駕幸上都，于此取酒。」午次雞鳴山。相傳以為唐太宗征高麗至此，登山雞鳴，由此得名。上指示幼孜三人曰：「此即雞鳴山。昔順帝北遁，其山忽崩，有聲如雷。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。」

十七日，[5]發雞鳴山。山甚峭，上有斥堠，下有故永寧寺基，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。其西北崩處，土石猶新。其下即渾河，流出盧溝橋，有石柱數十，皆列于河側，其半出地上。俗傳以為魯班造橋未成而廢，但無紀載可考，竊以為遼、金時所造者。行里餘，路甚窄，僅可容兩馬。人馬輳集，危迫殊甚。又行三四里，度橋，山下有土垣，乃元時花園，有舊柳數株尚存。[6]更行二十餘里，過坳兒山，路險如雞鳴。山石巉然下壓，下臨河水，路陡絕，旁有積雪，凝附于岸。雪上亦可行，但坼裂可畏。車行馬驟。毛髮栗然。過此山漸平。上勒馬登高岡，召幼孜等，指諸山曰：「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。」且行且語。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，賜酒餚。午次泥河。

十八日早，發泥河，午次宣府。上閱武營內。夜雨。

十九日，微雨。駐蹕宣府，閱武營內。

二十日，駐蹕宣府。

二十一日，發宣府，晚至宣平。召幼孜等謂曰：「今滅此殘虜，惟守開平、興和、寧夏、甘肅、大寧、遼東，則邊境可永無事矣。」

二十四日早，發宣平。行數里，渡一河，水迅疾及馬腹。近岸，冰未解。水從下流，人馬從冰上渡。間有缺處，下見水流，而薄處僅盈寸，[7]渡此甚戰栗。更行數里，入山峽中。行又數里，上登山而行。過山，下平陸，次萬全。大風寒，下微雪。

二十五日，大風寒，發萬全。行數里，至城下。上謂幼孜三人曰：「此城朕所築。」

過城北，見城西諸山積雪。上曰：「此亦西山晴雪也。」過城北，入德勝口。上指關口曰：「如此險，人馬安能度？」山皆碎石，若堆粟然。入關，兩峽石壁崎峭如削。時車馬輳集，拆關垣以度。過關，由山峽中行，地凍冰滑，馬蹄時踣。間度澗，積雪未消，從水梁上行。大風甚寒，下馬便旋，靴底沾雪，凝凍滑甚。上馬尤難，兩手攀鞍，皆凍不能屈伸。行二十餘里，上野狐嶺。上指東南諸峰曰：「至此看山，則盡在下矣。」時風沙眯目，小石擊面，面為風所吹皆紫黑。下山頂，度關，關門為車馬所塞。從土堤而下，地滑，馬多仆者。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。既而上獨召光大往，上曰：「足寒時不要即附火，只頻行足自暖。」又曰：「金幼孜何在？恐凍傷其足。」光大曰：「適同至，僕者未到，在彼控馬。」

二十六日，駐蹕興和。上祭所過名山大川。上駐馬于營前，召幼孜等謂曰：「汝觀地勢，遠見似高阜，至即又平也，此即陰山脊，故寒，過此又煖。爾等昨日過關，始見山險，若因山為塹，因壑為池，守此誰能輕度？」[8] 幼孜等頓首曰：「誠如聖諭。」

二十七日，駐蹕興和，上閱武營外。時天晴，大風。上曰：「汝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。」忽天陰，上曰：「雪且至。」命亟回，至營門，雪下，已而大風，復晴。

二十八日，風寒。駐蹕興和，上閱武營外。

二十九日，獵者得黃羊至，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，遂立語于帳殿前，至二鼓乃退。

三月一日，晚，上召至帳，語至二鼓。上曰：「夜已深，汝等且休息，庶明日有精神。」歸帳房已三鼓矣。自是每宵或漏下、或二鼓始出。

初二日，駐蹕興和。賜食黃羊。

初七日早，發興和。行數里，過封王陀，今名鳳凰山。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，西北有海子，鶖、鵝、鴻雁之類滿其中，遠望如人，立者、坐者、行者、謦咳者；[9] 白者如雪，黑者如墨，或馳騎逐之即飛起，人去旋下，翩躚迴翔于水次。過此海子，又度數山岡。午次鳴鸞戍。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：「此大伯顏山，其西北有小伯顏山。」指其東北曰：「由此去開平。」復曰：「汝等觀此，方知塞外風景。讀書者但紙上見，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。」上又曰：「適所過沙城，即元之中都，此處最宜牧馬。」語久始退。少頃，上復謂曰：「汝等觀此，四望空闊，又與每日所見者異。汝若倦時，少睡半

晌即起，四面觀望，以暢悅胸次。」幼孜等叩頭退。

初八日，駐蹕鳴鸞戍。夜，上坐帳殿前望北斗，召幼孜等觀，北辰正直頭上，語至二鼓乃出。

初九日，駐蹕鳴鸞戍。上大閱武誓師，六軍列陣，東西綿亘數十里。師徒甚盛，旗幟鮮明，戈戟森列，鐵騎騰踔，鉦鼓震動。上曰：「此陣孰敢嬰鋒！爾等未經大陣，見此似覺甚多，見慣者自是未覺。」先是東風，及鼓作，徐轉南風。上悅，大飲將士。午回營。[10] 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，語至二鼓始出。

初十日早，[11] 發鳴鸞戍。上登山麓漸行，經山谷，山平曠不甚高。見鹿脫角于地，長數尺許，槎牙如樹枝。行數里，平山漸盡，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。上曰：「此即大伯顏山。」西北有山甚長，隱隱如雲霧間，如海波層疊。上曰：「此即小伯顏山。」望之若高，少焉至其下，則又卑矣。由是地平曠，[12] 沙中多穴。上指示曰：「此鼢鼠穴也。馬行其上，為所陷。」漸近一山下，見諸軍于此掘井，所出沙有純黃者，其色如金；白者，其色如玉雪；又有青黑者。上令中使下馬取觀，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。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，上召幼孜與光大、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。上曰：「野馬如馬，此野騾，非野馬，汝輩詳觀之。」此來每物見之，足廣聞見。又行數里，遠望如水，近則如積雪，乃是鹼地。又行十餘里，過凌霄峯，即小伯顏山。上登山頂，多石，山下荒草無際，北望數十里外，又有平山甚長。上曰：「人未經此者，每言塞北事，但想像耳，安能得其真也。」觀望良久乃下。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，[13] 上曰：「此黃羊、野馬所行路也。」駐營凌霄峰。比時少水，軍士多不食者。夜雪，平地尺餘。次日，人馬得雪，[14] 炊飯皆足。[15]

十二日，駐蹕凌霄峰北。上召幼孜三人曰：「雖下雪不寒，夜來無水，[16] 人馬俱足矣。」食後天晴。

十三日，午後下雪。夜漏下，上召至帳殿，語至二鼓。雪霽月明，寒風灑淅，毛髮栗然，久乃出。

十六日五鼓，駕發由東路，幼孜三人向西路，行三十里，天明，隨駕不及。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，山重疊，頂皆石，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，馬飲其上。泉旁多豐草，闃無一人。但見鹿蛻角滿地，間見人家居址墳塋，漸見有數卒騎驢過，問大

營所在，皆不知。前行數十里，山轉深邃，登高岡望川之西北，蕭條無人，始勒騎回至泉上。有數十騎駐泉北，問之皆不能知，遂下馬略休息。忽有軍帥過，［17］見予三人，亦下馬同坐草間，問駐蹕處亦不知。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，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，車馬來者漸多，皆尋不得。行十餘里，過去者漸回，乃由東北山峽中行。峽之南山皆土，而北山盡石壁，巉巖峭削。有小石戴大石，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為者。自興和至此，地無寸木，但荒草而已。惟此石壁之半，生栢樹一株，甚青翠可愛，如江南人家花圃所植者。幼孜呼光大曰：「此亦塞外一奇觀。」峽中行十餘里，途窮復回。穿過數山，忽遇寧陽侯曰：「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，待回報，相與同往。」飯畢，久俟報馬不至。日已暮，上遣中官二人來。問之曰：「大營在五雲關，去此八十里。」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。行數十里，入山谷中，下一山甚險。時昏黑，下馬徐行，過此又上山，相與盤旋于山頂上，不知路所向。更過兩山，下山，麓東南有間道可行。時月色昏暗。野燒漫山，悲風蕭瑟。行十數里，度大川，望東北行，經山麓，有泉潺潺而流。行數十里，過深澗，馬不可渡，乃復回泉上，下馬休息荒草間。

十七日早，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，雪益大，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。又過一山，見隊伍前進，即鞍馬行五六里，往問之，曰：「左掖軍馬。」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，遂同行。午至錦水磧，見上，上喜曰：「汝等何來遲？」三人答以迷道。上問迷道之故，遂備言之。上大笑曰：「汝等皆疲倦，且休息。」出遇方尚書，曰：「昨日上在途屢召不見，謂必迷道，凡遣傳命者三十輩來相尋，今早又遣十餘人，適又問汝三人來未。」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，荷蒙聖上眷顧，頃刻不忘，天地之德，何以為報。

十八日，駐蹕錦水磧。上念幼孜無馬鞍，命中官傳旨與清遠侯，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，遂詣上叩首謝。

十九日早，發錦水磧。行十餘里，道邊有古城。上指示曰：「此答魯城也，朕嘗獵于此。」又行十餘里，上登山射黃羊，令幼孜隨觀。午次環瓊圃。自此皆沙陀，出塞至此，漸見有榆林、鳥鳶。［18］

二十日，次壓虜川。水多鹼，炊飯色皆變黃，作氣息，食不下咽。日暮，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，指示塞北山川。上曰：「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。［19］因兩河相交，故名。水齧沙出。碑曰唐之交河郡，故知交河在彼。」二十一日，駐蹕壓虜川。

二十二日，次金剛阜。日暮，上坐帳殿前，令幼孜遠望。［20］極目可千里，曠然

無際。地生沙葱，皮赤氣辛臭；［21］有沙蘆菔，根白色，大者徑寸，長二尺許，下又生小者如筯，氣味辛辣微苦。食之亦作蘆菔氣。

二十四日，夜甚寒，上召草敕，硯水成冰。

二十五日早，發金剛阜，午次小甘泉。有海子頗寬，水甚清，鹹不可飲，中多水鳥。胡騎云：「此名鴛鴦海子。」疑即鴛鴦濼也。地志云：「鴛鴦濼在宣府。」此去宣府蓋遠，未敢必其然否。夜召，語至三鼓乃出。

二十六日，發小甘泉。上召語虜中山川，上曰：「女直有山，其巔有水，色白，水草皆白，［22］產虎豹亦白，所謂長白山也。天下山川皆有奇異，但人跡不至，不能知耳。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，［23］朕嘗問女直人，故知之。」行十餘里，上召令馬上草敕，幼孜三人按轡徐行，執筆書草成，上已行三里餘。飛鞚至上前，視草觀畢，［24］令謄真。下馬坐地，于膝上書之。午次大甘泉。

二十七日，上令衞士掘沙穴中跳兔，與幼孜三人觀。大如鼠，其頭、目、毛色皆兔，爪、足則鼠，尾長，其端有毛，或黑或白，前足短，後足長，行則跳躍，性狡猾，犬不能獲之，疑即詩所謂「躍躍毚兔」者也。有鹽海子出鹽，色白，瑩潔如水晶，疑即所謂水晶鹽也。［25］

二十八日，移營于大甘泉北十里屯駐。二十九日，午次清水源。有鹽池，鹽色或青或白，軍士皆采食。

三十日，駐蹕清水源。去營六七里，［26］地忽出泉，予與光大往觀，至則泉溢數畝，人馬飲之俱足。

四月初二日，進神應泉銘。初五日午，發清水源。過此沙陀漸少。時大風寒，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，常以手執帽簷。上顧而笑曰：「今日秀才酸矣！」晚至屯雲谷。此處少水，由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。

初六日早，發屯雲谷，天氣甚寒，皆衣皮裘，戴狐帽。行十餘里，上召曰：「豳風云『一之日觱發，二之日栗烈』，今已秀萋之時，而氣尚栗烈，人皆衣狐裘，未經此者，與之言自是不信。」光大對曰：「誠所謂『井蛙不可以語海，夏蟲不可以語冰』，臣若

不涉此，亦不深信。」上笑曰：「爾等誠南士也。」午次玉雪岡，見上于帳殿。上見光大衣狐裘煖帽，笑曰：「今為冷學士矣。」

初七日，發玉雪岡。行十餘里，過一大陂陀，甚為曠遠。見一山甚長，一峰獨高，秀拔如拱揖。上指示曰：「此賽罕山，華言好山也。」又曰：「阿卜者，華言高山也。」其中人迹少至，至則風雷交作；胡騎少登此，若可常登，一覽數百里，已為其所窺矣。午次玄石坡，見山桃花數蘗盛開草莽中，忽覩此，亦甚奇特。［27］上登山頂，製銘，書歲月紀行，刻于石。命光大書之，并書「玄石坡立馬峰」六大字，刻于石。時無大筆，用小羊毫筆鈎上，石勒成，甚壯偉可觀。晚，有泉躍出于地，如神應泉，足飲人馬，名曰「天錫泉」。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、侍郎金鈍往觀，至見人馬填滿泉水上，溢出旋復壅塞。

初八日，次鳴鞏鎮。

初九日早，發鳴鞏鎮，是程若遠，然地甚平曠。午至一山谷中，有二舊井，水可飲，新掘井皆鹹。午後忽微雨，風作，天氣清爽，人馬不渴。若暄熱，人皆疾矣。過數里，兩旁皆山，西山皆黑石，礧砢層疊；東南諸山皆土。晚至歸化甸，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，有泉出于地，遂名曰「靈秀泉」。適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，觀畢，命司禮監藏于篋。

十二日早，發歸化甸，由山谷中行。地多鼠穴，馬行其上輒踣。行二十餘里，地多美石，有如琥珀、玳瑁、瑪瑙、碧玉者，其光瑩然。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為玩。午至楊林戍，地亦有美石，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。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，遂命名曰「神貺泉」。

十六日午，次禽胡山。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，上命光大往書「禽胡山靈濟泉」大字。十七日，次香泉戍。十八日早，發香泉戍。行沙陀中，多山桃花，滿地爛熳。又有榆林蘗生，不甚高，有鳥巢甚完固，舉手可探之，皆鷹隼巢也。午後至廣武鎮。川中有土城基，問人云，國初征和林時所築也，屯糧于此。過川入山，有泉流，馬皆不飲，泥臭故也。西南山峰甚秀，上欲刻石，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。登山，下馬徧觀，無佳石，得一石略平可言。正書，忽風雨作，遂下山至營復命。上面營前高峰而坐。上曰：「人恒言此山有靈異，適登此，忽雲陰四合，風冷然而至。」遂命之曰「靈顯翠秀峰」，［28］泉曰「清流」。

十九日，發廣武鎮。上登靈顯翠秀峯，令幼孜四人從。晚次高平陸，無水，于廣武

鎮載水至此晚炊。二十日，次懷遠塞。二十一日，次捷勝岡。有泉湧出，名曰「神獻泉」。上令光大書「捷勝岡」三大字于石。山多雲母石，并書「雲石山」三字，刻于石。

二十二日，早發捷勝岡。行數十里，但見荒山野草。上曰：「四望無際，莫知其極，此真所謂大漠也。」午次清冷泊。有泉湧出，名曰「瑞應泉」。

二十三日午，發清冷泊，晚至雙秀峰。是程無水，自清冷泊載水炊飲。適天陰風寒下雨，人馬俱不渴。二十四日早，發雙秀峰，踰時至威虜鎮，泉曰「永清」。

二十五日午後，發威虜鎮，晚至紫霞峰。二十六日，至玄雲谷。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。上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，聽其言瓦剌事。夜命寫敕，無桌，以氈覆地，伏而書之，書畢已四鼓矣。

二十七日，次古梵場。二十八日早，發古梵場。行數十里，東北有山甚高廣，峰巒聳拔，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。山之下孤峯高起，上多白石，元氏諸王葬其下。晚至長清塞，有泉水甚清，賜名曰「玉華泉」。夜漏初下，上立帳殿前，指北斗曰：「至此則南望北斗矣。」語甚久方退。

三十日，至順安鎮。上立帳殿前，指營外諸山曰：「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。」遂令畫工圖之。晚下雨。

五月初一日，早微雨，發順安鎮。行十餘里，山多白雲，上召指視前山曰：「此即名白雲山。」又行數里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，望之如青山白雲。上曰：「此山甚高大可觀。」幼孜以為信然。上笑曰：「此氣也，非真山。若誠為山，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。」度一岡，遙見臚朐河；又過一岡，上攬轡登其頂，四望而下。又行數里，臨臚朐河，立馬久之，賜名曰「飲馬河」。河水東北流，水迅疾。兩岸多山，甚秀拔，岸傍多榆柳。水中有洲，多蘆葦、青草，長尺餘，傳云不可飼馬，食多疾。水多魚，頃有以來進者。駐營河上，地名曰平漠鎮。初二日，駐蹕平漠鎮。賜食御庖鮮魚。初三日，發平漠鎮。由此順臚朐河東行，午至祥雲嶼。上立帳殿前召語，片時乃退。初四日辰，發祥雲嶼。午次蒼山峽。哨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，得箭一枝、馬四匹來進。 [29]

初五日，發蒼山峽。午次雲臺戍。地多野韭、沙葱，人多采食。又有金雀花，花似決明，莖似枸杞，有刺，葉小，圓而末銳，人采取其花食之。又有一種黃花菜，花大如

茼蒿，葉大如指，長數尺，人亦采食。

初六日，次錦屏山。

初七日，次玉華峰。初八日，發玉華峰。胡騎都指揮欵台獲虜一人至，知虜在兀古兒扎河，晚遂渡飲馬河下營。

初九日，上以輕騎逐虜，人各齎糧二十日。其餘軍士，令清遠侯帥領駐扎河上。 [30] 扈從文臣，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、勉仁數人隨行。命幼孜留營中。初九日早，雨。駕將發，余同光大詣帳殿前見上，請隨駕同往。上曰：「爾不能戰陣，往亦無益。前途艱難，朕一時顧盼有不及，或為爾累，爾留此豈不安？」幼孜叩頭，不勝感激。食後送光大、勉仁出營門，馬上相別，殊覺愴然。是日，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，清遠侯復遣人護送馳詣上所，蓋欲以為嚮導也。

十五日，早食後出城東，回至清遠侯帳下。坐移時，得上追逐胡虜動靜。十六日，食後同張侍郎、袁中書出外登一小山。四望天宇空闊，情懷甚適。回至張侍郎處作午飯。十七日，早食後有中官數人來過，邀余與茶，并取麪共食。

十八日，早食後訪張侍郎，旋煑茶調麪，各啜一甌。

十九日，食後聞捷音將至， [31]甚喜。清遠侯來邀作午飯，仍食鮮魚。二十日，食後袁中書過帳下，與語片時去，午後往城南外，遇雨即回。

二十一日，早飯出城外候駕，光大、勉仁先至營中相見，且喜且戚。時駕從城外過，去城二十里安營。光大與勉仁先往，予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，行十餘里許，遇雷雨，乃駐馬。候雨過，至營中見上，與語良久，命寫平胡詔。

二十二日，分軍由飲馬河先回，上以騎兵追逐餘虜，東行，步行者俱不得從。幼孜三人僕隸皆遣隨清遠侯回，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飼馬看行李。是日，發平胡詔及書敕諭數道，甚忙，迫午後起營，幼孜三人各牽一馬載行李，且乘且牽，甚覺艱難。晚次威遠戍。無帳房，乃采柳枝作窩舖，長可五六尺，闊可三四尺，上覆以氈衫，下以氈條籍地，僅可蔽風雨。予與光大二人同臥，予曰：「昨讀足下蓬窩詩，今復共此清致！」相視大發一笑。

二十三日午，大雨，柳窩為雨所壓，衣服皆濕，幼孜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雨。午後雨止，發威遠戍。幼孜三人收拾行李稍後，隨駕不及。渡臚朐河，人馬輳集河上。見安遠伯，與同行。雨過水漲，淹及馬腹。幼孜三人各牽從馬，馬爭渡歸泥淖者無數，三人馬幸無恙，登岸私自相慶。緣河行數里，多經水草，各騎而牽馬徐行。晚至廣安鎮，從者至昏黑不至，夜久方到。適幼孜三人被召，候立帳殿外，且營中馬驚，予三人俱恐馬逸，立不能安。久方出營，首問馬。從者云：「先覺馬驚，緊縶縻之，得不走。」心方懌。是夜有旨，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，凡步行者亦得相從。幼孜三人託安遠伯取皂隸及帳房。

二十四日，發廣安鎮，［32］由此循飲馬河東北行。午後次蟠龍山，從者帳房皆至。午大雨，平地水流，帳房內皆水。令皂隸從傍及中掘坑注水，須臾坑滿，以椀屏水。至暮雨止，地濕不可睡。令皂隸采溫蘆葦鋪地，用馬屉及氈席鋪之，加毛裘于上，略可睡。天明視之，溫氣滲透，氈裘皆潤。

二十五日，發蟠龍山。雨意未止。晚次臨清嶺。二十六日，［33］午後離飲馬河，取便道入山中。［34］晚次定邊鎮。是程無水，載水為早炊。二十七日，發定邊鎮。午至河。午食後渡河，河水稍深，據鞍不能渡。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渡，水沒馬及腰以上。及岸洗足，復穿靴衣，整裝上馬。行數里，少駐。復行，暮至雙清源，夜禁火不舉。

二十八日，發雙清源。午至河，水益深，多用柳枝縛筏以渡。都督馬榮許方尚書渡河，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往。西行七八里，至馬都督渡河處，見其並無區畫，且指使予輩從他渡。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，遇東寧衛指揮裴牙失帖木兒，旋縛筏渡予三人，即指使其麾下，麾下之人樂然聽命。先度予輩及行李訖，彼然後渡。裴指揮復令麾下炊飯，食予三人。再三辭謝之，乃以鮮魚為餽。裴，女直人，善騎射，上選其三百人扈從，能輕財好義，觀其所為，勝尋常萬倍。當時達官貴人不為少矣，每日聚會相笑語，其力皆足以渡予輩，甚不為難，而邂逅之間，面目相視如不相識。于此尚然，而況臨大患之者乎？此裴指揮所以為難得也。晚次平山甸。上立帳殿前，召幼孜三人問渡河之由。上意謂必由官筏而渡，不知官筏尤難渡。光大備言裴牙失帖木兒之故，上嘆曰：「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，汝何不由彼而渡？」光大曰：「臣輩不知，及至彼，又無與臣言者，[35]故不由彼渡。」上笑曰：「今日方為艱難，汝得無懼乎？」因渡水，得一木板，上有虜字，就以進，上命譯史讀之，[36]乃祈雨之言也。虜語謂之扎達，華言云詛風雨，蓋虜中有

此術也。

二十九日，發平山甸，晚次盤流戍。六月初一日早，發盤流戍，晚次擬翠岡。初二日，發凝翠岡，午經闊灤海子。上令幼孜數人往觀。去營可五六里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。海子甚闊，望之者無畔岸。遙望水高如山，但見白浪隱隱，自高而下。天下之物，莫平于水。嘗經江湖間，望水無不平者；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，近處若極下，此理極不可曉。觀畢復命，上曰：「此水周圍千餘里，斡難、臚朐凡七河注其中，故大也。」遂賜名「玄溟池」。晚次玉帶河。

初三日，發玉帶河，晚次雄武鎮。上召予同勉仁往，光大看馬，及退，獨予失去所騎馬二匹。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，而夜深漸覺疲倦。及睡，漏下已三鼓矣。初四日，發雄武鎮。問方尚書借馬，騎至營中。復徧歷營中尋馬，至東北營外，忽見所騎棗騮馬麾縶帳房傍。馬見予，低回似欲言者。問一卒，言此馬昨晚為中官從者所獲，適牽至此。若來遲，恐移至他所，不復可見矣。予遂牽回帳中， [37]諸公莫不舉手相慶。晚次清胡源。

初五日，發清胡源，晚次澄清河。初六日，發澄清河，數里渡河，穿入柳林中，柳蒙密不可行，下皆汙泥，行五六十里下營。大雨如注，至晚不止。又復起營，夜至清楊戍。

初七日，發清楊戍。凡四渡河，河水甚急。午次克忒克剌，華言「半箇山」。山甚峻拔，遠望如坡，故名。入此，河稍狹，山攢簇，多松林，上曰：「此松林甚似江南。」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，孰謂虜地有此奇觀也。晚次蒼松峽。隔岸坡陀間，樹林蓊鬱，宛如村落，水邊榆柳繁茂，荒草深數尺，而草稍俱為物所食。是日獲虜二人，[38]） 因問之，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，草為馬所食也。

初八日，發蒼松峽，渡泥河數次，河狹水淺，兩岸泥深，人馬多陷。晚度黑松林。光大先往，予與勉仁隨後，見松林蒼翠可愛，遂下馬少憩。復行十數里，下營飼馬，日沒復啟行。夜入山谷中，乘月倍道兼行，上坡下澗，不勝崎嶇。月落，路難行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。幼孜三人從寶纛， [39]須臾莫知其處。但前騎皆不行，始下馬立於半山間。逾時復上馬，下至平川。而路多泥淖且陷，益難行，而嚮導亦惑，遂止，次飛雲壑。

初九日，發飛雲壑。行三十餘里，凡度數山。至一水泉處，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待。

上飭諸將嚴整行伍，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。幼孜三人下馬披甲，復上馬隨陣後。度一大山，見虜出沒于山谷中。少頃，遣人來偽降。先是，上嘗度虜必偽乞降，預書招降敕一紙以待。至是虜果來，上在陣前召取敕，幼孜遂馳馬至前以敕進，[40] 上曰：「虜詐來請降，朕亦給之。」乃以敕付來者去。又行數十里，駐兵于山谷中。時甚熱，已半日不食，饑疲殊甚。忽得皂隸一人載水一瓶、宿飯一盂至，予三人用水淘食之甚甘。忽見行陣動，亟策馬前行。俄聞砲聲，而左哨已與虜敵，虜選鋒以當我中軍，上麾宿衛即摧敗之。虜勢披靡，追奔不十餘里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。上已駐兵于靜虜鎮，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。貴見予數人驚曰：「何故在此？主上已久下營，可亟回。」予數人遂回。往返已百餘里，至夜方至營，而從者無一人在側。下馬倦甚，又復饑渴。移時，忽有一皂隸至，載水一瓶，飯一盂，予三人即共食之，又甘如午所食者。乃留一瓢飲，方尚書飲畢曰：「此直二百貫！」三鼓方臥，而風露頗寒，以箭插地，覆氈衫于土傍，風冷冷襲人，雖甚倦而目不交睫。須臾已五鼓，乃起坐待天明。

初十月早，發靜虜鎮，命諸將皆由東行。人渴甚，以衣于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水，扭出飲之。行數十里始得水，遂往飲馬，予與勉仁馬多陷泥中。時渴甚，水皆成泥，不可飲，乃回解鞍，中官以水一壺飲予三人。從者稍稍至，取水就炊。食畢即行，晚次駐驆峰。

十一日，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，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、冀中所領馬步後進。午始行入山谷中，漸見虜棄輜重。[41] 晚次長秀川，而輜重彌望。十二日，發長秀川，隨川東南行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。暮次回曲津。

十三日，發回曲津。光大斃一馬。午次廣漠戍，歸大營。上逐虜于山谷間，復大敗之，[42]久方回營。幼孜三人見于帳殿，上語破賊之故，復加慰勞，幼孜三人叩頭謝。

十四日，發廣漠戍。行數里渡河，河濱泥深，陷及馬腹，餘虜尚出沒，來窺我後。上按兵河曲，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。[43]虜見競奔而前，銃響伏發，虜愴惶渡河，我騎乘之，生擒數人，餘皆死，虜由是遂絕。晚次蔚藍山。

十五日，發蔚藍山，晚次寧武鎮。十六日，發寧武鎮，晚次紫雲谷。

十七日，發紫雲谷，晚次玉潤山。十八日，發玉潤山，晚次紫薇岡。十九日，發紫薇岡，晚次青陽嶺。二十日，發青陽嶺，晚次青葉原。二十一日，發青葉原，晚次淳化

鎮。

二十二日，發淳化鎮，渡河，深及馬鞍。光大所乘馬疲乏，予駐馬先渡，渡訖，復以渡光大。既渡以為無水矣，而入一水澤中，長六七里，草深，泥水相交。復渡兩河，泥陷及馬腹，馬行泥潦中，幾陷者數，而他馬陷沒者無數，幼孜三人馬幸免。晚次秀水溪。

二十三日，發秀水溪，行十餘里，入涼流峽，甚險，一水流其中，路傾側臨水，縈迴曲折如羊腸，日凡七八渡，登高下低，馬行疲倦。幼孜三人度一高岡，下馬暫息，眄望出峽口，杳不可到。復上馬，逾數岡方至營。晚次峽中。

二十四日，發涼流峽，晚次錦雲峰。二十五日，發錦雲峰，晚次永寧戍。二十六日，發永寧戍，晚次長樂鎮。二十七日，發長樂鎮，草間多蚊，大者如蜻蜓，拂面嘬嚙，拂之不去。晚次通川甸，即應昌東二海子間。上登山遙望，指海邊石曰：「此即三山石也。」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，有寺基，元公主造寺出家于此，國初廢。

二十八日，次金沙苑。

二十九日，發金沙苑，是程多水，途邊多榆柳，沙陀高低，樹青沙白，甚有可觀。上曰：「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。」行數十里，有大海子，水稍深，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渡，晚次玻璢谷。三十日，次威信戍。七月初一日，次武平鎮。

初二日，次開平，［44]營于斡耳朵，華言宮殿也。元時宮殿故址猶存，荒臺斷礎，零落於荒烟野草之間，［45］可為一慨。

初四日，次環川。上召賜瓜果。初五日，次李陵臺，今名威虜驛。連渡數河，水深及馬鞍。晚次寧安驛。初七日，發寧安驛，經元西凉亭故址。四面石墻未廢，殿基樹木已成抱，殿前栢兩行仍在，但蕭條寂寞。觀久，悵然而出。晚次盤谷鎮。

初八日，發盤谷鎮，入山峽中。山路甚險，兩山相夾［46］，如行夾城中。上曰：「此山險陡若是，雖有虜騎千羣，豈能至此？縱有能至此，斷其歸路，鮮有能出者。」晚次觸石。初九日，次龍門。龍門兩山對峙，石崖千仞，水流其中，路由水中行，山水泛溢，此處最險。上指北山曰：「斷此路，孰能度者？」崖石懸處甚平，［47]光大曰：

「此處好鐫磨崖碑。」上曰：「朕意如此，汝言正相合也。」

初十日，次燕然關。十一日，次長安嶺。至此方出險。十二日，次鎮安驛。

十三日，次懷來。十四日，次永安甸。上召賜瓜果。

十五日，度居庸關。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。自八達嶺出關口，凡二十三橋。晚次龍虎臺。十六日，次清河。十七日，駕入北京。

校勘記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「師出北京」，原無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耀于川陸」，「川」原作「州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面東北諸山」，原脫「東」，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朱當洌國朝典故本補。

↑ 「此元時官酒務」，「務」原作「坊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十七日」，原脫「日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朱當洌國朝典故本補。

↑ 「有舊柳數株尚存」，原脫「存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朱當洌國朝典故本補。

↑ 「而薄處僅盈寸」，「盈」原作「行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守此誰能輕度」，原脫「輕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補。

↑ 「謦咳者」，原脫「者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補。

↑ 「午回營」，原脫「營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補。

↑ 「初十日早」，「十」原作「一」，「早」下衍「初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、刪。

↑ 「由是地平曠」，「由」原作「日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」，原脫「兩」字，據明古今說海本、清勝朝遺事本補。

↑ 「人馬得雪」，「得」原作「沾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炊飯皆足」，「足」原作「是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夜來無水」，原脫「夜來」兩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補。

↑ 「忽有軍帥過」，「帥」原作「師」，據明古今說海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鳥鳶」，原作「鳥焉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」，「河」原作「古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令幼孜遠望」，原無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補。

↑ 「皮赤氣辛臭」，「赤」原作「亦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水草皆白」，「水草」，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作「草木」。

↑ 「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」，「可」原作「不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視草觀畢」，原脫「視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疑即所謂水晶鹽也」，原脫「即」、「水晶」三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

本補。

↑ 「去營六七里」，「六」原作「云」，據明朱當泂國朝典故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亦甚奇特」，原脫「甚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補。

↑ 「靈顯翠秀峰」，「顯」原作「鎮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得箭一枝馬四匹來進」，「進」原作「追」，據明古今說海本、清勝朝遺事本。

↑ 「令清遠侯帥領駐扎河上」，「駐」原作「騎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食後聞捷音將至」，「音」原作「者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發廣安鎮」，原脫「鎮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二十六日」，原無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補。

↑ 「取便道入山中」，原脫「取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補。

↑ 「又無與臣言者」，原脫「與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上命譯史讀之」，「譯史」原作「譚使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予遂牽回帳中」，「牽」原作「奉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是日獲虜二人」，原脫「虜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幼孜三人從寶纛」，「從」原作「行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」，原脫「以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補。

↑ 「漸見虜棄輜重」，「棄」原作「并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復大敗之」，「復」原作「後」，據明古今說海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」，「佯」原作「併」，據明古今說海本、清勝朝遺事本改。

↑ 「次開平」，「開」原作「間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明古今說海本改。

↑ 「荒臺斷礎零落於荒烟野草之間」，「斷礎」原作「新絕」，脫「於」、「之間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、補。

↑ 「兩山相夾」，「兩」原作「城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崖石懸處甚平」，「崖」字原空缺，據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勝朝遺事本補。